

杜工部草堂詩箋

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天寶以來在東都及長安所作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大寶十四載十一月初作按是月安祿山反於汜陽甫時妻子留奉先故甫往自家焉奉先蓋唐之蒲城縣屬同州開元四年改為奉先縣以奉霄宗橋陵也

杜陵有布衣杜陵公所居之地也餘見醉時歌注老大意轉拙古詩詩老大有徒悲傷許身

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詩生民居然生子莊子道遙遊篇瓠落无所容

陸德明音義戶郭切司馬音護簡文云瓠白首甘契闊甘一作苦

觀豁功辛也窮年憂黎元莊子齊物篇因以嘆息腸內熱

彌激烈甫志在君民而同李之人反輕笑之甫此懷无所寫形非

無江海志莊子濠玉篇身居江海瀟灑送日月送一作逢生逢

堯舜君舜一不忍便求訣當今廊廟具叔孫通傳贊廊廟

帝王之功非一上之思構厦豈云缺潘尼詩大厦須具葵藿傾太陽

淮南子葵藿傾心向日曹植求通親表若葵物性固莫奪莫一

君澤民其志甚大後自責曰我誠螻蟻小輩但可自求其穴何敢過

擬大難而懼寒於滄浪滄浪古注鯨大魚也雄曰鯨雌曰鯢常以五

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

兀遂至今忍心為塵埃沒終愧巢與由高士傳許由隱於沛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而飲之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欲位許由也



告單父巢父曰汝非友也 未能易其節美益切改也 沉飲聊自

遣一作適非也頭延年詠 放歌頗愁絕以此自悟生理有小

暮百草零謂十一月赴 疾風高岡裂夫衢陰崢嶸謂欲

天客子中夜發客子甫自謂自京發程 霜嚴衣帶斷指直

不得結一作能 凌晨過驪山秦記驪山西北有溫泉之水入浴

御榻在嵯峨嵯峨山貌言見明皇御幸

不哀哉是時天變見于上帝莫首悟故甫於

詩中極言之後世號為詩史皆紀其實事也 蚩尤塞寒空言

蔽塞乎寒空也 蹴踏崖公滑七六切蹋也 瑶池氣鬱律謂玄

羽林相摩憂羽林宮駕之二十其

君臣留歡娛景陽詩朝野多懼

樂動殷喝嘯如林賦車騎奮起殷天動地喝嘯一作喝嘯

一作喝嘯一作湯喝王琪吳若本皆作喝嘯

南都賦其山則崆峒喝嘯注山石高險貌歐陽公王荆公改喝嘯

膠葛相如子虛賦張樂乎膠葛之寓注曠遠深貌揚雄甘泉賦其相

膠葛注膠猶言膠加也魯靈光殿賦洞洞轉轉其字又不同止異又

作喝喝今從賜浴皆長纓按唐書天子十月幸華清宮賜浴臣

王吳本為正賜浴皆長纓浴景龍游幸冬驪山温湯賜浴故云

與宴非短褐宴一作謀謂玄宗賜浴

與宴非短褐宴一作謀謂玄宗賜浴

女出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為寒 鞭撻其夫家撻 聚斂

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

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宴

能以將其厚意蓋聖人筐篚之恩非苟務為監賞實欲忠臣得及其

心存活邦國之民而已今玄宗使聚斂之臣鞭撻誅求分賜无功而

受此物是忽其活邦國之理也君所賜者監是弃此筐篚之恩也况

多上盈庭無敢以此諫君惟仁者測其有變所以為國家戰慄也 况

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內金盤上方器用也衛霍皆以 中堂

舞神仙

舞一

煙霧散玉質

江淹雜詩願作秦

煖客貂鼠

裘

一作客履蒙貂裘

非管逐清琴

勸客

駝蹄羹霜橙壓香橘

魏王花木志蜀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抽而香冬夏華實相繼亦名苦橘

朱

門酒肉臭

肉

路有凍死骨

孟梁惠王篇庖有肥肉廐有肥馬野有餓殍

榮枯

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肉

當是時揚國忠舉族與宴賞賚不貲仁人

君于為之寒心况又內出金盤御食以賜

之歌姬舞妓皆抱玉質侑酒中堂或煖客以貂裘或勸客以駝羹豈

知貧民下戶有凍死者耶甫從驛山過身披短褐不得去宴國忠之

徒慢以如寵榮貴雖相去咫尺而或榮或枯不

北轅就涇渭官

唐志安定郡保

渡又改轍

後漢袁紹受河壁延津南曹操還屯官渡注官渡在今

義文穎曰於榮陽下引向東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

群水從西下

極目高崒兀

兀高峻貌

疑是崆峒來

唐志安定郡保

恐

觸天柱折

甫過驪山遙北轅越就涇渭循涇渭抵官渡又改轍

峒來始於天柱為之折傾是月嶽山果叛守官之民為之敗走也

番入寇常從崆峒山下來故集有詩曰崆峒小麥熟且饑休上師是

河梁幸未拆

古詩携手

枝撐聲窸窣

窸窣聲不安也

旅相攀援

切引也

川廣不可越

作且

老妻既異縣

已卒

作餓

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蔡琰詩行

所媿為

人父無食致夭折

未

豈知秋未登

貧窶有倉卒

甫乃

梁未裂之時

幸得以渡道路傳言祿山叛陷京城行旅皆攀援竄走

甫宗復濟既到奉先妻兒餓餓略無生理不幸幼子又死雖甫尚愛

捨哀而里巷亦為之慟傷為父之道不能贍給諸子以致夭折尚且

有媿况為天下父母者乎用又傷意玄宗不能為民父母秋成既不

能不加以祿山之禍是使吾民貧窶衣食不足而又倉卒曹變其苦為

如之何有詩終窶且貧卒一作梓曹植贈白馬工彫詩倉卒骨肉親

能不憯

生常免租稅

常陳

名不隸征伐

撫迹猶酸辛

猶

平人固騷屑

劉公幹詩平人易感動何遜月夕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感慨懷辛酸

阮籍詩

平人固騷屑

望江詩仲秋黃葉下長風正騷屑

默思失業途途一作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端一作際頌

洞不可撥漢胡乳切洞徒切頌絕貌撥都活切拾也甫言雖

事亦尚且酸辛况百姓苦於租稅名隸戰伐其騷動屈骨尤可憫也甫默思吾之失業念彼遠戍之兵其迹憂悶與山齊高奈天下頌洞未可遂撥而絕之也嗚呼甫一布衣而吟咏之間未嘗不憂及君民其忠矣乎惟南子天文訓鴻濛頌洞莫知其門魏武帝詩明如月何時可撥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川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山川起煙霧聞君掃却赤縣

圖河圖括地象赤縣之州是為中州東南曰神州鄒子曰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屏其一一分耳其因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別

有橋陵詩居然赤縣立是也赤縣圖乃畫華山也乘輿遣畫滄

洲趣地理志滄州乃景城郡春秋戰國時為齊趙二國之境素鉅也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之毛

素毫筆也豈但祁岳與鄭虔祁鄭唐之善畫者也古今名畫

以六年之艾薦為著作郎開元二十五年為文館李士勉第輒軒筆

迹遠過揚契丹隋稱善畫其畫傳於契丹故以為號名畫也揚素在

契丹官至儀同僧崇云六法備該其有骨氣山東齊制元屬伊人不

在關立本下鄭法士嘗求楊畫本楊引鄭至朝堂指以衣冠人

物車馬曰此是古之畫得非玄圃製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

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縣圃淮南子崑崙縣圃維絕通天無乃瀟

湘翻曾子開曰瀟水出道湘水出全一正西曰玄圃之臺悄然坐我

天姥下謝靈運臨海嶠詩曰暮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耳邊

已似聞清猿吳越郡國志天姥山与括蒼山相連上有反思

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乃一作恐漢長安二輔左

屬縣也唐開元四年改為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

應泣本朝錢希曰洞微志野亭春還雜花遠遠謂漁翁暝

踏孤舟立曉日滄浪水深青溟闊浪當當切欹岸側島

秋毫末毫末謂筆端也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

張華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即斑妃死為相水神故曰湘妃離騷遠遊章句使湘靈鼓瑟方今海若舞馮夷劉侯天

機精莊子太示前節節皆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徐陵鳥

流荀令好兒即偏揮灑亦莫北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

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阮真角切貌人類狀也後漢祢衡唯善孔

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季小兒揚德相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若耶溪若耶溪在今越州會稽之南雲門

寺南史何胤字子季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耶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至胤又隱世号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

山兄弟出謂何氏三高梁武帝勅給白衣尚書祿辭不受吾獨胡為在泥滓西征賦或彼左在奮迅泥滓

青鞋布襪從此始若耶溪雲門寺二者皆勝境甫自傷川沒塵泥未能脫迹以遊覽也

橋陵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開元三年六月睿宗崩十月葬橋陵橋陵在奉先西北三十里

先帝昔晏駕先帝指睿宗也前漢天文志宮車晏駕注天子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宴駕而出耳

茲山朝百靈茲山指豐山也長安志開元四年以蒲城縣之豐山建睿宗橋陵崇岡擁象設

象設謂左右之山象青龍白虎之類也沃野開天庭張衡賦廣

即事壯重險易習坎論功超六丁昔蜀王欲鑿山開道以取秦天為王生五丁力士能

徒山今論其築陵之功超過六丁也按蜀王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徒山秦士獻美女於蜀王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

穴中五丁共引蛇山頽秦五女皆上山化為石坡陀因厚地一作坡陀用厚力坡陀高

坂之長却略羅峻屏却略山林列兒孫綽詩遠山却略羅峻屏雲闕虛冉冉風松

肅泠泠石門霜露白露一作霧謂玉殿苔莓青謂春祭宮

女晚知曙晚一作曉詞官朝見星官一作臣謂宮女伺官名勤其職而慶於從事以象生時也

空梁簇畫戟謂列戟以森衛也陰井敲銅瓶謂汲井以中使日夜

繼一作日繼夜正異作日相繼景志惟王心不寧王謂肅宗也

朱然傳中使口食之物相望於道道經莊子用志不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鳴一作宿

寧心載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疑推

道經乃疑於神瑞芝產廟柱好鳥鳴巖扃鳴一作宿

詩如鳥 高嶽前律萃 嶽呂邱切萃昨沒切 洪河左澄深 澄烏

定切嶽于荷切小 金城蓄峻趾 金城蘭州也 沙苑交迴汀 沙苑隸左馬湖

水貌謂黃河也 永與奧區固 西都賦防禦之阻則天地之奧區 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

立 浦城縣本屬同州開元四年以縣之豐山建橋陵改為奉先縣仍隸京兆府十七年昇為赤故公詩言赤縣也 臺榭爭

岩學 岩學高也江淹詩岩學南樓期 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 真一作真官屬指赤

縣內諸官其才德名聲皆稱其職也 王劉美竹潤 喻其有節操也 裴李春蘭馨 喻其

也 鄭氏才振古 謂其才之多也 啖侯筆不停 謂其筆之捷也 遣

辭必中律 中丁仲切當也謂其發言合法度也 利物常發矧 矧交經切砥石也謂其利物有剗裁也莊

子養生王德包丁為惠文君解牛曰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綺繡相展轉 綺繡

喻其文華也 琳琅愈青瑩 愈一作逾琳琅喻其溫 側聞魯恭化

以魯恭美赤縣令善政也後漢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頰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循使仁之心椽肥親往廉之肥還以三異 秉德崔瑗銘 以崔瑗美赤縣官之白安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子玉有座右 太史候鳥影 後漢王喬高顯示並為集令喬有神術銘傳子世 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鳥

自東南飛來於是候鳥至幸羅張之但得一雙鳥焉 王喬隨鶴

翎 劉向列仙傳王子喬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之間道人浮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時果乘白鶴駐山頂望之不得到幸手謝時人而去余謂王劉裴李鄭氏啖侯皆縣內官有仙骨殆非凡俗之流皆羊 朝儀限霄漢 此下甫自述也赤縣令入朝而公自之儀如限 客思迴林垌 垌音高 輒輒辭下杜 又苦賀切輒輒

車行不平也 一曰不得志輒或作瑀輒或從土義同楚辭七諫篇然瑀輒而留滯漢書音義下杜在長安今之杜城也 飄飄

陵濁涇 陵陳作凌陵乘也詩涇以濁濁水經注涇水出安定入朝又東與漆沮水合經秦漢之都至潼津而入河 諸生舊短褐 短一作祖 旅泛一浮萍

荒 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 詩涕泗滂沱 主人念老馬 王人指縣內

念也韓詩外傳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御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壯力而老其其自

仁者不為也東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解宇容秋螢 宇一作署容一作若解宇官舍也以官舍館南

鳥草化為螢其質不美甫自喻諸官不以其質不美而賦之而見容也流寓理豈恆窮愁醉未

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流寓者出於事勢不得已甫豈

尚以俗累所拘為恨矣

後出塞五首

天寶十四年乙未三月壬午安祿山及契丹戰於漢水敗之故有是詩為出兵赴漁陽也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後漢班超字仲升有大志常為官

子張騫立功西域以取封侯安能以事筆硯問平梁竦字安定自負其才嘗登高遠望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州縣

之職持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古語切召募赴前門燕地鮑昭

東武吟始隨張校尉乃募到河源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鞭鞭一百金裝

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道周道邊也王仲宣詩親戚對我悲斑白

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吳鉤名也

越春秋闔閭內傳曰闔閭既王莫耶之劍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今曰能為吾為鉤者有之百金有人殺一子以血買金遂成一鉤獻於闔閭

而求賞王曰何以異於眾鉤乎鉤師向鉤呼一子之名吳鴻有誓我

在茲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著公之劍王乃賞百

金遂服之不離其身鮑昭結客少年行錦帶佩吳鉤余謂老者以酒

食為饒少者以吳鉤為贈其勇法可知此詩有封侯功業未之言則知

爵不可隘受而困庶徒以貴死之

朝進東門營東門洛都暮上河陽橋河陽洛水之陽也李少

暮何之王仲宣從軍詩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詩車

蕭蕭馬鳴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士卒之多則諸將各有

人至日暮各歸也各相招認以居其幕也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

動居牙切捲聲壯士慘不驕謂壯士聞笳聲之動慘然借問

大將誰曹植詩借問誰恐是霍嫖姚嫖姚音飄遙前漢

嫖姚校尉霍去病以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且長雲

良將推務守邊疆不貪戰回居鄧切極也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功英雄之士如漢武帝唐

太宗皆好窮兵於遠加以一時喜功之臣佐成其謀楚以出師如雲
之盛殊不念六合已一家何以提孤軍深入四夷而勞民動眾哉此
託意以諷玄宗開邊於西
北終致祿山之竊發也
遂作貔虎士
謂樊作螭書也
奮身
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
壯關之具北持以
奉吾君
此諷揚國忠之徒西擊大荒之野此開玄真之地為國
平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
謂西比蕃
漁陽豪俠地
乃北

擊鼓吹笙竽
言凱旋
雲帆轉遼海
稊稻

來東吳
遼海乃遼東郡東吳出梗米水導
越羅與楚練
照耀

臺軀
一作輝越羅楚練賞賜戰士食與臺臺美練之賤身衣美

主將位益崇
氣驕凌上都邊
臣不敢議議者死

路衢
主將謂祿山也時祿山為漁陽節度所領皆突騎兵還官資

我本良家子
漢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伐先零而
出師亦多

躍馬二十年
恐辜明主恩
躍馬食肉言其貴也國忠驅民開

坐見幽州騎
長驅河洛昏
祿山反以討國忠為名幽州騎即

中夜間道歸
問讀為去声漢高紀從間道走

故里但空村
謂居民盡

惡名幸脫免
窮老無兒孫
言國忠貪異於祿山不負叛逆之

玄都壇歌
玄都壇乃漢武帝之所築帝好神仙故蔡之

七言六韻寄元逸人
元逸人隱道士也有

故人昔隱東蒙峰
故人者謂元逸人也地理志泰
已佩含景

六已八

詩以贈之

故人所隱東蒙峰
山蒙陰縣有蒙山禹貢屬徐州

蒼精龍

蒼精龍謂劍也後漢公孫瑞劍銘令景叶商春秋敏至露劍龍馳鬼神之神符也東方青帝蒼龍之精景者日月之影也道家呼

人今居子午谷

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洪中顏師古曰今京城南山有谷

通渠漢書名子午谷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也山名秦嶺谷名褒斜長安志城有南山有谷號子午谷南屬午北屬子禮樓在北谷在南陰陽家子午係衝破之方王莽有意冀漢欲絕其子孫從社稷前鑿通子午道時名爲子午谷

茅屋

在一作並屋前太古玄都壇注青石漠漠常風寒

神異經東方有宮青石爲壇左右闕高百丈畫以五色

子規夜啼山竹裂

啼而竹裂言聲之苦也華陽風俗錄曰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其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推田家候其鳴則與農事東都記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爲望帝好稼穡教人

農務治邦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祠社主時荆州人驚令死其尸

訴流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其位禪之号開明帝

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又云杜宇禪位于開明帝

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鳥鳴故蜀人悲子規鳥也異物志杜鵑三月鳴書夜不止

余誕笑未詳

王母晝下雲旗翻

翻一作蟠劉向列仙傳王母神人人面蓬頭髮戴勝

房八約尾善笑穴居崑崙山或曰此王母之使也後武故事七月七日

日上於承華殿忽有一青鳥從四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

曰西王母必降是夕漏七刻西方隱二若雷而有項王母乘紫雲車而至此假子規以對王母差子規乃蜀帝故也

計誠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

芝草仙藥也琅玕玉叢也言逸人所居靈異之地往三生長是

物足供服餌一隱而不復出也後武內傳鐵鎖高垂不可攀按

王母曰太上之藥有廣庭芝草碧海琅玕鐵鎖高垂不可攀按

藏經綺字函晉時有戎卒屯於子午谷聞谷之西去二百里有大間

垂約百有餘丈戎卒欲挽引而上有虎蹲踞其傍吽大吼戎卒驚

走歸告戎長戎長率其隊共往視之迷而不知其所又藏經感應錄

唐正觀初採蜜人入子午谷聞南大秦嶺聞鐘聲尋而至焉寺舍二

門傍有大竹林其人斷二即以盛蜜可得五斗下至大秦成具告防

何蕭爽

按神仙錄有天山地仙三十六洞天八十一福地由地

許防人曳鎖掣之太牢有二虎據人大呼防人怖走

流何其蕭灑清爽神氣不凡故也福地記終南山東接驪山泰華西

連太白隴山北去長安八十里南入楚塞連屬東西諸山周迴數百

里名曰福地

歡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一作暮青藥重陽不堪摘計菊以後

謂失其時也明日蕭條盡醉醒一作醉殘花爛漫開何益醉者

人及泛菊而醉唯我无菊可泛但醒而已殘花魚開已无况味夫籬

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一作中堂念

喻君子衆芳細瑣以喻小人君子不遇時不見采擷小人在野无異也念

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一作理喻君子函養

人故至於失所而理没乎風霜有如此其醉歌行別從姪勒

陸機二十作文賦晉陸機字士衡作文賦序云以汝更小年

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詩齊風總角非弓毛世上兒子

徒紛紛驛騮作駒已汗血喻勒少俊也鷲鳥舉翻連首

雲喻勒預薦書也詞源倒流三峽水源一作賦此本乃大從

峽之水可衝激而倒流矣隋藝文傳筆有餘力詞无竭源海賦筆

陣獨掃千人軍復美其筆力之快利魚千人之軍可指揮而獨

者蓋甲也現者城池也本領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

期第一射策甲科謂策問疑難從而射之對有中不取璧於射也

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山巖者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舊

穿楊葉真自知李貴乎自信勒之才藝有必取之理如養由基

斥說白起曰其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

中前以汝乘諫兵工書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揚葉百步而發百

中焉可謂善射矣暫蹶霜蹄未為失良馬有千里之丁金暫

暫淹留何足為辱乎主葆須過都越國蹶偶然擢秀非難取會

是排風有毛質言科率一日之長舉擢英秀亦偶然爾非難取

露蓋以其然有連雲之毛質焉此慰喻之且復有識汝身已見唾

成珠美從姪開口成文如珠七日必汝伯何由髮如漆南恨年

无山雨里傷不交
見勤之官貴也
春光淡沲秦東亭
淡沲一作潭從

別之亭梁簡文詩
潭池青帷閉
富嘉謨明
水帝廟春二月
朝始散春光
潭池度千門
諸浦牙白水
行青

風吹客衣日杲
杲
言其寒也詩
樹攬離思花冥冥
酒盡沙頭雙玉瓶

衆賓皆醉我獨醒
皆一作已屈原傳曰衆人
乃知貧賤別

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躑躅一作泣鮑昭行路難吞聲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

西京雜記
西京外郭城朱雀街東第二橋皇城之中東第一
街進業坊隋九漏寺之故址武德初廢正觀二十一年高宗

在春宮時報其母文德皇
慈恩南院臨黃渠竹木森遂為京城之最西院
高二百尺永徽二年沙門元奘所立浮舍內有梵本諸經
數千匣浮舍前東皆立太宗皇帝撰三藏聖教叙及高宗
皇帝述聖記二碑並諸遂良書中和中三書舍人李
肇因史譜進士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

高標跨蒼天
天一作穹蒼六級高二百尺
烈風無時休自

非曠士懷
曠一作壯鮑昭放歌行人
登茲翻百憂
夫人登高

所見則心有所感
進曠遠之士對此能遠適耳
詩免爰高我生之後
登樓賦登臨樓以四
望巧聊假日以銷憂
方知象教力
象教者謂如來既化諸大弟

亦一力年突厥寺
四天之下聞諸象教
願陀寺碑正法既
後夷住謂為形
足可追真搜
足一作立言登是塔乃知象教之

象以數人也
足可追真搜
力功德无量可以搜求乎幽真也

始出枝撐幽
撐抽庚切邪柱也塔級之下皆枝撐洞黑至

七星在北戶
一作河漢星西流

義和鞭白日
山海經東南海之外甘泉之間有義和國有

秦山忽破碎
秦或作秦言
涇渭不可求
言若其高視之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天子之都曰皇州此記意皇火之

晉傳玄日昇歌義和初覽第六龍並騰駿
少昊行清秋
孟秋

帝少昊

於甘泉張揖岳推曰御曰義和月御曰望舒

近河也

賦技撐叙初而斜

據注技撐交木也

天何也

而來遂陷京城上廟論... 回首叫虞舜蒼

梧雲正愁 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後段去零陵郡營道

南有九疑山按九疑山圖記... 惜哉瑤池飲

日晏崑崙命立 趙子操曰此

惜哉瑤池飲 趙子操曰此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 阮嗣宗詩若

各有稻梁謀 阮嗣宗詩若

示從孫濟 濟字鴈物結

平明跨驢出 馳賤者

未知適誰門 權門多躄者

且復尋諸孫 雅

生竹堂後自生萱 詩備風焉

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翻 翻今作番

少汲水汲多井水渾 刈葵莫放手

放手傷葵根 來人

阿翁懶墮父

大已十二

梧雲正愁 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後段去零陵郡營道

南有九疑山按九疑山圖記... 惜哉瑤池飲

日晏崑崙命立 趙子操曰此

惜哉瑤池飲 趙子操曰此

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 阮嗣宗詩若

各有稻梁謀 阮嗣宗詩若

示從孫濟 濟字鴈物結

平明跨驢出 馳賤者

未知適誰門 權門多躄者

且復尋諸孫 雅

生竹堂後自生萱 詩備風焉

草秋已死竹枝霜不翻 翻今作番

謂也 覺兒行步奔兒謂所來為宗族來一亦不為盤

殮音孫熟食也甫之來尋諸孫蓋為宗族而來不為盤殮故也濟

左氏傳公二十二年傳晉公子及曹僖負羈之妻乃饋盤飧實璧焉小人利口實按俗本或作實

實求口薄俗難具論具一作非勿受外嫌猜鮑照詩明慮自天

同姓古所虧此責齊後素來相頌小人以口實為利各於刀鋒

所為豈足道哉

曲江三章章五句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本秦隄州
遂為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有杏園慈恩寺
化卉環列煙火四際都人遊玩空於中和節中上已
賜燕江側流瀟瀟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
京雜記朱雀街東第五街皇城之東第二街昇道坊龍
華尼寺南有流水屈曲謂之曲江此地秦為宜春苑
在漢為樂游園景字記曲江漢武帝所造其水屈曲有
似廣陵之曲
江故以名之

曲江蕭條秋氣高西都賦原菱荷枯折隨風濤菱一

支即菱也爾雅菱葢標注菱今水中菱說文菱也楚謂之菱蜀本

圖經生水中央浮水上其花黃白色實有二種一四角一三角武陵

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菱通謂之水菱游子空嗟垂二毛游子

爾雅荷芙蓉注別名芙蓉江東呼為荷白石素沙亦相蕩哀

謂也左丘傳公二十二年傳宋公曰君

鴻獨叫求其曹按元和中書舍人李肇因史補進士既捷大

天下經祿山之亂焚燒殆盡况秋氣蕭條菱荷枯折水既瘦涸沙石

浮露而相蕩孤鳴而求旅皆可感之事也子美覽此風物已非昔日

之盛復自傷年老兄弟間隔豈非黍離閔宗周之比乎南集有詩云

弟妹今何在蓋亂離之日親戚不相保持石与沙本无情之物尚且

相盪隨流水轉移可以人不如沙石乎鵝鴈有先後之序以譬兄

弟也今哀人獨叫而求其類喻甫之懷弟妹是以有取於孤鴻焉

即事非今亦非古長沙激越梢林莽子莫痛切宿草外

弟姪何傷淚如雨心灰謂與生意世用自謂年老已灰少游之心雖辨迹寂莫與所感恨但傷弟妹隔

別是以弟姪如雨也詩小雅俾零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論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遇不遇無非天命孔子常以發具為有命孟子亦以行止出乎

天今日休問天者蓋君子窮物之理尺已之性以至達天知命故能自斷而不以問天者也杜曲幸有桑麻

田故將移住南山邊杜曲在長安之南甫之所居山阿曰曲若令地名曰彎是也桑麻可為衣食之

資甫既不遇遂自斷欲休先入禪業移住于此得短衣匹馬隨

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短褐宜於上馬故楚人短製欲便於馳獵也昔李廣有武才生於昭帝之

世故不用使其遇武帝好兵其見罷任以矣甫文亡以筆墨為業措乎當用武之秋是以不用甫自知才與出違故斷然濡術服者短衣

習馳射鞍馬隨李廣之徒射虎為樂而文墨何足貴耶前漢李廣擊匈奴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出獵見

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間有虎常自射之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六

岷水低回舞袖翻賦曉暖低回天行地上綠雲清切歌

聲上秦曉二夫人皆設翠幕排銀榜待天子宴賞以至歌聲清切

悲只曹作即今甫游此悲感當年之樂翻為此日之憂風物數莖

白髮那拋得自罰深盃亦不辭一物自荷皇天恩此

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物生有皆天之賜甫論

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物生有皆天之賜甫論

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物生有皆天之賜甫論

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物生有皆天之賜甫論

漢陂行莫彼切或作美水名長安志漢陂在鄠縣西

今在鄠縣文漢陂周十四里北流入灤水十道志有五

味陂魚甚美因以名之唐大曆二年赦僕陂令尚食使

岑參兄弟皆好奇携我遠來遊漢陂奇蓋其性好奇

天地蹶慘忽異色俗文暗色曰蹶波濤萬頃

堆瑠璃言其水色之青瑠璃也瑠璃漫汗泛

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龜作鯨吞不復知主人錦帆相為

開主人指岑參也隋煬帝以錦為帆陳陰鏗舟子喜甚無氛埃

詩招招鳥驚為散亂掉謳發舟子喜甚無氛埃

絲管啁啾空翠來舟佳而晴空則來則晴矣故絲管乾

沈竿續蔓深莫測沈竿續蔓言菱葉荷花靜如拭

沈竿續蔓深莫測沈竿續蔓言菱葉荷花靜如拭

宛在中流渤澥清胡買切渤澥海水也詩秦

宛在中流渤澥清胡買切渤澥海水也詩秦

虛賦浮動解顏師 下歸無極終南黑 或作一臨无地頭庵寺碑

半坡已南純浸山動影長宛冲融間 木玄虛海賦賦 船舷

暝憂雲際寺 胡田功船唇也 莫莫功又莫定功夕也謂舟

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 水面月出藍田關

謂府行次藍田關而川出也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土地記曰藍田

縣城本嶷郡城魏置青泥軍於其城外而俗謂之青泥城藍田關即

秦嶺關也後周明帝徙青泥故城則改曰青泥關武帝改曰藍田關

皆以其陵之 此時驪龍亦吐珠 莊子列禦寇備莊子曰何上有

廣大大然也 此時驪龍亦吐珠 家貧持蠶繭而食者其子及於

謂得千金之珠其父謂曰夫千金之珠必不在九 馮夷擊鼓羣龍

趨 山海經中極之淵深三百伊唯水夷都焉水夷之面而乘龍移天

馮夷也抱朴子釋鬼扁馮夷以八月八日渡河溺死天帝嘗為河伯

情冷傳悲美華陰僅緝隱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曹子建洛

神賦馮夷鳴 湘妃漢女出歌舞 劉向列女傳有虞氏二妃若帝

鼓女嫺情歌 湘妃漢女出歌舞 堯之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

舜涉乃死於湘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列仙傳鄭交甫將

適南楚傳波漢江遇二女佩兩珠大如雞卵交甫與僕言曰我光下請

其佩僕曰此邦之人皆習於詩往則雁見辱焉交甫果請其佩二女解

佩與交甫既行不見二女佩亦於懷中失之故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者也又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処子佩與而完者

孔子抽履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比鄰之人也將

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

隱曲之記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五年其少

子不早行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 金支翠旗

此之謂也曹植神女賦從南湘之二妃携漢濱之遊女 光有無

以黃金為支其首數散若草木 咫尺但愁雷雨至妾倉茫不曉

之秀華也相如賦建翠華之旗 神靈意 窮其水府与龍宮相去咫尺但恐龍王之怒激而為雷雨

風飄方 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神靈雨 神靈雨

羨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 謂水氣 兼段離披去 謂陂岸

任運而已也漢武秋風筭歡樂極出哀情多少兼我時奈老何

也亦推祥草蕪
兼也度虛也
天水相與求
謂被水連天也
懷新目似擊
謝靈運詩

未見故思欲一覽昔仲尼見溫伯雪日擊而道存荀子謂水似道故甫曰此水而道存焉遊觀之術無為泛觀頂是接其要術之境如登此臺所對者僕波人皆知水之為可愛而不知水之似道甫獨得仿之於心而指其粗迹故也陶淵明詩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

像識鮫人
謂鮫人以臺高水遠而仿像難識也搜神記南海之外有數人水居如魚不發絹績時從水中出向人家寄住
猜日賣絹鮫人臨去從主人索器位而出珠碗盤以與主人又任助

空蒙辨魚艇
謂魚艇以臺高水遠而空蒙難辨也
錯

磨終南翠
終南長安之南山也
顛倒白閣影
白閣亦山名也

蕭萃增光輝
蕭萃增光輝謂蕭萃增光輝
勞生愧嚴鄭
嚴鄭謂子真也君

乘陵惜俄頃
謂登臨歡借日晏知促也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復輕驛騾
觀甫論房瑄才不宜廢瑄此郊
吾甘雜鼃鼃
烏

夏日李公見訪李時為太子家令

舟泛湖之與追逐
清景不亦快哉

舟彌年逐清景
甫謂官為拾遺亦已足矣况老來苦愛便靜有

舟彌年逐清景
甫謂官為拾遺亦已足矣况老來苦愛便靜有

舟彌年逐清景
甫謂官為拾遺亦已足矣况老來苦愛便靜有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公子指李公也貧居類村塢，僻近

城南樓。長安城南也。俗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是也。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

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不方鳩切。弗也。牆頭過濁醪，

展席俯長流。言展席俯也。賦流水也。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

秋。巢多衆鳥喧，葉密鳴蟬稠。稠，直由切。說文多也。苦遭此物聒，

孰謂吾廬幽。謂陳作語陶潛詩五亦愛吾廬。水花晚色靜，靜樊作淨。崔

道。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芝。一名水華，色有紅白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者至百葉。

變易方又預恐樽中盡，更起為君謀。後漢孔融性寬容，喜談何以其門嘗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遣興五首

朝風飄胡鴈。胡鴈，喻綠山也。綠山，本胡人故，以此之。慘澹帶砂礫。砂礫，狼狄切。

長林何蕭蕭。蕭蕭，喻大也。言綠山起砂礫，目飛揚，樹公幹詩涼風吹砂礫。

富貴天。言武夫悍卒當禱山之亂，而能立功，取富貴，是以富貴不獲用也。秋草萋萋更碧。草，喻小人。草逢秋宜凋，今乃萋，其得時也。北望

樓夜吹笛馬，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絡。締，抽遲切。粗葛也。南隣客，甫自言也。甫於斯時不得志，以九月授衣而猶締絡，蓋公貧而無

禦寒之服，故也。隋袁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流尚衣，葛客賦充曰：締絡方凄，其以風充曰：推締，准給服之無數。

長陵銃頭兒。秦將白起，長陵人也。甫託白起以刺揚國忠也。此

之風，注引嚴尤三將序曰：武安君小頭而面脫，瞳子白黑分明，瞻視

不轉小頭而面銃者，取法也。瞳子白黑分明，若見事明也。瞻視不

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以難與爭鋒。出獵待明發。明發，天曉也。詩

駉一作解角，貌鏘。丁歷切。矢鋒也。駉，弓朱弓也。金

瓜鏘言箭鏘之利如金瓜然也。詩小雅駉，角弓。白馬蹴微雪。

蹴，子六切。踏也。言馬

驕，踏雪不怕寒也。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

狼。入正詩所謂並驅從兩狼，方不狩不備之意。懸，狼而歸正詩有懸

恒方之意。所謂門戶有旌節，以劔南節度遣守，乃以無功而受朝

廷諫醫故用疾之
訖意此白起也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挂折秋風前

膏漆屬桂皆有有用之物以喻賢人君子所以前割摧折者乃為小人所中傷也按莊子人間世篇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入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前漢兩龔傳勝不受王莽召不飲食而死有老父來弔哭其哀既而曰嗟虞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夫天年非吾徒也
府中羅舊月沙道尚依然凡拜相之築沙堤所以絕班行也下園曰干競大唐傳天寶三赫赫蕭

京兆今為時所憐

趙子操曰蕭至忠參太平公主逆謀被誅雖已誅矣然明皇賢其為人心愛之不忘

後得源乾曜取用之謂高力士曰知吾用乾曜乎吾以貌言似至忠力士曰彼未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豈不賢哉按後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謠曰邪徑敗良田讓口亂善人桂林華不實黃雀雀更其顛故為人所羨亦為人所憐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魏國志太祖生縛呂布布曰縛大急太祖曰縛虎不得不急也雷

孔徒咆哮枝撐已在脚忽看皮寢處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傳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無後睛閃鑠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勸一作戒

山也虎雖咆哮而枝撐已張其脚刺其皮以爲寢處之具矣

朝逢富家葬逢一作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

夫行總一作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

得歸山岡爾雅釋山岡山春也此議揚貴死于馬嵬山葬于道傍故以諸葛格比之也當此之時求其如富家之前後

揮光不可得矣吳志諸葛恪傳吳孫峻殺恪以韋席裹其身而斃束其腰投之於長陵石子岡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五臺山各按地理志代州鴈門郡有五臺縣州東南一百一十里漢盧夷縣隋改盧美為五臺有五

臺山其山五亦環秀俗謂之五臺山仙人之所業白出石壁此都也山經云冬夏常雪文殊師利鎮毒龍之所業白出石壁許生客居五臺行業精白而出也壁者石峭拔如壁也佛經以善業為白惡業為黑達磨師嘗曰當勤修曰業金光明經遠離一切諸惡善修一切白淨之業高僧傳曇鸞住汾州石壁玄中寺家迫五臺山
余亦師粲可余一作餘

可謂二祖慧可粲可乃禪中之祖師故子美師之按傳燈錄僧粲傳法於慧可粲偈云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花生若無人下種華地尽无生慧偈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身猶縛禪寂
身猶縛禪寂子美方与許生共華生本來无有種華亦不能生

生已業白而出吾... 縛則不能解也... 脫法桑曰誰縛汝... 縛又曰以大精進攝諸解慢... 何階子方便

謬引為匹敵... 人情非... 離索晚相逢... 有匹敵... 包

蒙欣有擊... 無師友相漸摩... 叩擊是故南欣... 皆辟易... 應手看

捶鈎... 差譬若許生能... 斷輪不徐不疾... 篇大司馬之... 不失是言... 甫謂許生... 所乘馬三軍... 射復斬之後... 精微

穿漠津... 在者篇大... 同乎... 不枝梧... 為梧... 風騷共摧激... 紫鸞自超詣... 陶謝

飛動摧霹靂... 京雜記漢文帝... 紫鸞六綠離七... 云殷淵源語不... 然經綸思尋處... 莊子馬蹄篇我... 治馬燒之別之... 君意人莫知人... 間夜寥闐... 良馬翠駉乃馬... 甫如翠駉仗誰... 有深意惜乎當... 詞云曰莫碧雲... 以微意諷之又... 範直坊賦何妨...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翻手作雲覆手... 兩紛紛輕薄何... 須數... 風刺朋友道絕

以天下俗薄故也劉孝標作絕交論深斥利勢之交人之相交貴相
知心不以喜怨貧富貴賤後所守尚向至於翻覆無常有始而無終
耶甫之此詩為嚴武有激而作也甫與武素相厚善及武鎮西川甫
往依之嘗辭登其床曰嚴挺之乃有是兒武仗劍欲殺之武母救止
之武始待甫甚厚今以小嫌而欲殺之豈非翻手作雲覆手作雨其
輕薄如此又何足慕歟乎前漢嚴助傳越人愚贛輕薄沈休文詩長
安輕兒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公言緩急
以有濟無交友之道也雲固為雨矣雲有辭以連連而後與雨初初
則兩所濟者以雲氣不待族而雨則兩所濟者微今以翻覆手而雲
遂為雨其俄頃可知矣管仲與鮑叔賈而獨分財利鮑叔非與爭其
愆父如是蓋管鮑之交真相知心不以貧賤富貴易其節豈翻覆手
之間為片雲過雨之需乎是道也今人奔其信義如士不於今人者
指嚴武不敢直斥之也按列子力命篇管夷吾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
甚戚同處於齊管仲嘗數曰吾少窮困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
叔不以我為貧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
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取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
交者也

白絲行 師古曰按唐書賈懷貞右相德立之子少勇儉
不為豪侈事後娶章后乳媪王所謂苦夫人者

故雲媼也世謂媼婿為阿父者軒然不慙以白媼於后
又附宗楚客安樂公主以取貴仕為素義所斥章氏敗
太平公主十政又傾已附離素節盡矣故甫作此詩以
譏之然有取於白絲者絲之為物柔直而潔白一為所
染喪其素質君子之行一為匪人所求其向之所謂
潔白者不可得矣墨子所以悲絲而曰可以黃可以黑
亦是詩諷喻之意也

綠絲須長不須白 蘇曹切繹繭為絲也夫綠絲欲長謂貪多
不須白言懷貞不以潔白者為可貴徒附

越羅蜀錦金粟尺 金粟尺一作矜赫輝越羅蜀錦
祿之多也

象牀玉手亂殷紅 象一作牙殷烏
飾之貴家之物也

千花動凝碧 言越羅蜀錦積在象牀之多玉手擇取之則赤黑
之段相亂矣萬草千花言錦上羅上之繁文也

已悲素質隨時染 染一作改絲本質素所成羅錦殷紅凝碧
矣譬懷貞少年質儉不為豪侈後所染為彼所變素即歸地

下鳴機色相射 食亦切弓弩發也謂素絲
所染織為羅錦而顏色相射也

美人細意熨 喻與夫人其
清糾密無間

貼平 紆物切火展帛也裁縫滅盡針線迹

美人謂宮國夫人也

也 春天衣著為君舞 鮑照白紵歌催 蚨蝶飛來黃鸝語

此因舞而言蚨蝶飛者以况舞之輕而黃鸝語者以况歌之巧也 貞既娶宮國夫人交結宮人阿附內官由是黨與日盛如蚨蝶黃鸝

附此必然之理也 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

宜一作疑或作同此言舞之 香汗清塵汚顏色 一作香汗清

態其身輕可幸而仙去也 開新合故置何許 謂

作香汗清塵汚不著素何韋氏之敗壞貞 為此所汚有似平香汗清塵汚漫其色也

衣稍故以合之以言人情之喜新故言開新者矣而合故不著將於

甚愛置之歎其必委弃也蓋開新以譬言太平公主初得志也合故以

譬言韋氏之敗也殊不知士君子守其志行皆終始如一詎可以新故

而變其所守哉古詩新人工織繡故人工織素以繡持比素新人不

如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羈當作羈汲

故 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羈當作羈汲

縁士遭汲引須求其類擇賢而附之孔子不主羸疽與侍人奢環益

以汲引為難不宜輕易故也然孔子之世忍為一柄西旅人耳其可

苟以趨趨匪人而為素議所弃捐耶今懷貞為韋氏楚客之所汲

引出得爵祿柰公論之所弃捐何故用託意於懷貞以戒後來也

去矣行 在率府數上賦頌不蒙采錄故辭職遂作去矣

行夢弼謂此篇亦 君不見鞞上鷹 古侯切 一飽則飛掣 昌列切挽也魏志

致不得怒登喻之曰登見曹公言待 焉能作堂上燕嚙泥附

將軍譬如養鷹飢則附人飽則揚去 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 他典切面 豈可久在王侯

間 南系與武相善武鎮成都甫往依焉武辟甫為參謀檢校工部尚

書員外郎是飢鷹飽肉之譬也甫嘗醉登武床頃視曰嚴挺之乃

有是况武杖劍欲殺之賴武母救免甫是以有夫志故作是詩然甫

嗜酒既不為飽鷹亦不為堂上之燕依依傍主人但測媚以趨炎附勢

况甫之為人其性曠蕩不能厚顏又依正侯集嘗有詩 未試囊中

食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玉者陽精之純屑而食之令人色

笑玉甫既不能媚附於嚴武遂欲隱居藍田試食玉之法以經老馬豈

能觀其頭面而以在王侯間哉地理志藍田出美玉在長安魏書李預

傳預居長安每羨古人餐食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

者百餘以還光潤可玩預乃為晉日服食之及死遂不變而无穢氣

遣興五首 天用莫如龍 易乾卦時乘大龍以御天也 有時繫扶桑

山海經黑齒之北曰勝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鳥

郭璞云扶桑也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樹長數十丈二千餘圍兩樹

同根更相依尚故曰扶桑春秋命曆序皇伯登扶桑日
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楚辭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
頓轡海徒

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鮑昭詩吞聲頓轡海徒

宰意茫茫臣之事君如龍之駕日扶桑與海皆在東喻安祿山之頓轡海徒

地用莫如馬易坤卦牝馬地無良復誰記良謂良馬也苟

取之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崔豹古今注秦始皇君看

渥洼種漢武帝元鼎四年能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雜

在道遙有能事良馬以比君子祿山既平諸將爭功如駑駘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根枯槁

至下老維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其地皆類是豈不謂之根枯槁乎達生豈是足達生者謂陶潛不

其掛懷抱按陶集有責子詩雖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

不才亦已焉哉此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黃庭堅曰公嘗困於三

寄之淵明以解嘲耳其詩名遣興可解也俗人不須便以為議病淵

明所謂癡兒前說夢也或曰南謂陶潛非達道之士以其詩恨朝廷

不用至於形為枯槁之辭蓋達士不求足昔人有云若以為足今不

當足矣以為不足萬一寧有足耶甫自傷默識此理不早故有今日

飄蕩之意然亦有子以主後事何足掛懷抱乎

賀公雅吳語賀公謂知章吳人也世說排調篇劉直長始見王承

語在位常清狂知章性放曠善談笑為上疏乞骸骨黃冠

歸故鄉天寶六年知章因病請為道爽氣不可致晉王徽之

相冲然軍嘗從中行冲曰卿在府日久此當料理微

之不吝言直高視以手扳狂頰曰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斯人謂知章也語雍也篇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江海日淒涼

斯人謂知章也語雍也篇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江海日淒涼

斯人謂知章也語雍也篇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江海日淒涼

斯人謂知章也語雍也篇今也則亡山陰一茅宇山東在會稽之東南江海日淒涼

吾憐子血浩然短褐即長夜
不才明主弃文宗怒曰子不求仕

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
鮑謝明遠謝謂三謝

清江空舊魚一作馬春雨餘甘蔗
曹善曰浩然嘗有詩曰

每望東南雲令人
試垂竹竿釣果得查頭

幾悲吒之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

高都護驄馬行
高謂適也都護官名也適初為哥舒

幕府自可持旌麾至是為安

安西都護胡青駉
唐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

聲價欻然來
正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

向東日於渥洼見群馬來飲水邊中有奇者先依士人特勒詳立

後馬習之父之利長因依士人收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

大功馬與人一心言其回旋曲折馬順人情功成惠養隨所

致惠養謂護惜之致至也都護有所至之處常飄飄遠自流沙

至飄飄遠自流沙西域之地其風惡揚沙如流水然都護乘此馬往

雄姿未受伏櫪恩伏櫪言老馬無用但伏食於槽櫪

利腕促蹄高如踏鐵鐵定候切又甫覆切踏也言馬腕之促蹄

交河幾蹴曾冰裂曹善曰浩然嘗有詩曰

猛氣猶思戰場

五花散作雲滿身曹善曰浩然嘗有詩曰

萬里方

志安西東至焉首領出交河郡七百甲

玄宗時有浮雲云五花之乘唐唐人亦尚翦鬃馬二駿皆謂之

三五花五駿者謂之五花李太白將進酒云五花且千金裘

看汗流血

大馬歌體容考世方里又曰 看汗流血年賦曰膺門沫赭汗構走血應劭曰大宛馬汗血

走過制軍電傾城知

曹傳玄詩童女制軍電傾城知 走過制軍電傾城知批雷車李延年詩一顧傾人

長安壯兒不敢騎

長安壯兒不敢騎 長安壯兒不敢騎詩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詩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

天育驃騎歌天育馬廐名趙云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曰天子之八駿漢文帝却千里馬

今之畫圖無乃是

今之畫圖無乃是 今之畫圖無乃是莊子曰齊景公好馬命使善

雄乃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雄乃傑駿尾蕭梢朔風起 雄乃傑駿尾蕭梢朔風起雙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毛為綠縹

毛為綠縹 毛為綠縹黃也 兩耳黃史襲垂 眼有紫焰雙

合變化

合變化 合變化延年賦龍性誰能馴 卓立天骨森開張周官

乃大宛而載育蔡邕作使侯碑曰英風發於天骨 伊昔

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

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 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牧神駒 閱清峻一作老牧神駒

置大僕正以伯囿為之掌馬唐龍期二年改太僕為司取成

突厥馬二下及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 遂令大

奴守天育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 天育驃

有石本圖後作大奴字天育蓋天育為大奴字也 天育驃

降靈驃子九方是選梁元帝各各因驃馬書曰 天育驃

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通典

岸澤徒之隴石十五年始令太僕卿勾當群牧至麟德四十年

猶為隘狹更折八監布於河西其時天下以一鍊易一馬

馬二匹莊子五臣之子皆下材也 故獨寫真傳出見之座

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其形狀以傳于世然此馬已化空留形影雖彼國有健步何由騁其才為世所用哉今于美之言詩及此蓋傷當世之乏才也如今

豈無騶馮與驊騮騶馮於岐切馮奴了切馬名呂氏春秋飛兔騶馮古之駿馬搜天子傳驊騮騮耳日馳三萬里

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孟子曰齊景公使嬖奚與王良乘馬射于圃公曰天下之良工也莊子馬蹄

篇伯樂曰我善治馬陸德明音義伯樂姓孫名陽善取馬石氏星經伯樂天星名王典天馬孫陽善取故以為名戰國策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騶之齒至長服監車而小太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坂迂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綬衣以慕之於是使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也又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傳于堯曰人有賣駿馬北三日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償一朝之賞伯樂乃還而顧之去而視之一旦市價十倍也余謂玄宗以揚國忠為相牛仙客為尚書皆庸人不識字貴人君子退黜不用遂致祿山之亂肅宗中興正宜任賢能能房琯以宰相器出為邠州刺史甫亦貶為華州同功何世無才何才不可用但恨無賢君耳騶馮驊騮古之良馬於老死而不得騁其長才琯之去甫何以異是故有是句

鄧公馬癖人共知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初得駒驄大宛種於爰切國名西域傳宛別邑餘城多善馬注大宛國有高山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与集生駒號天馬子夙昔傳聞思一見南

何嶠碎自秋切嶠昨設切山峻貌顧影驕嘶自矜寵顧影謂無

偶目青莖夾鏡懸言瞳晶光也西肉駿礮礮連錢動京賦青驄擊於

滿高價西域傳武帝遣使者持千金以請死善馬赤汗微生白雪毛天馬歌露赤汗沫流赭

銀鞍却覆香羅帕徐敬業詩汗卿家舊賜能取一作

深朝趨可刷幽并夜經渭二水在西幽并一州在北相去幾千里登洗涇渭夜刷幽并言其疾也朝一作

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一作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一作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一作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一作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一作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有之天廐真龍此其亞天廐即天育之廐晝洗須騰涇渭

夕吾聞良驥老始成

老一作差非

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

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

穆天子傳赤驥溫驥白義渠黃驥騮輸輪綠耳山子王子年拾

遺訛周穆工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司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超光勝霧挾翼振迹周於四海也

時俗造次那

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

謂淺近也世俗淺近安有此馬雲霧

冥晦月精始降而生是為武帝

近聞下詔喧都邑知有驥

驪地上行

知有一作肯使謂時下詔取之以為天子之馬矣南花馬以喻欲公非塵世所能容將膺天子之詔而騰踏席

矣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七

